

红色“浪潮”激荡滨江

聚焦左联五烈士的舞台剧
今起在西岸大剧院上演



在左联成立95周年之际,聚焦革命烈士与文学志士的舞台剧《浪潮》今天起在西岸大剧院上演至17日。这部用了10吨水,营造“浪潮”意象的剧目带来激荡滨江的艺术感染力,而这里距离左联烈士牺牲地——龙华烈士陵园车程不过10分钟。

左联五烈士柔石、胡也频、李求实、冯铿、殷夫牺牲于龙华的来龙去脉,就是《浪潮》的主线。全剧不局限于现实主义手法,从他们的牺牲开场。当他们的意识相聚在另一个空间时,他们始终不断自我叩问:为何赴死?是因为开枪的士兵吗?是东方旅社的那次会议吗?是文学感召吗?还是因为心中的爱与信仰?

在人生终极问题的探讨之中,五烈士的人生经历徐徐展开。柔石,浙江宁海人,曾写下“剜心也不变!砍首也不变!只愿锦绣的山河,还我锦绣的面!”的壮志豪言,他创作了《二月》《为奴隶的母亲》等诸多作品。胡也频,福建福州人,坚信“文学不是艺术之宫里无用的宝石,而是社会革命最有力的斧头”,代表作有《圣徒》《活珠子》。湖北武昌的李求实认为,“我们必须要学会既能用枪又能用笔,我们才能称为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文武全才的革命家”。他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,著译颇丰。广东潮州的冯铿,喊出“只要血不会干,什么困难都可以打破!”,以创作小说为主。浙江象山的殷夫,一首《别了,哥哥》彰显坚定立场,他的诗歌《孩儿塔》《血字》等广为流传。他们有着不同的出身和经历,却都怀着共同的理想,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甘愿奉献出年轻的生命。最终,他们在回溯中找到



■ 舞台剧《浪潮》剧照

了信仰的基石,无怨无悔地选择为唤醒和解放更多中国百姓而奋斗。

舞台剧《浪潮》的形式感十分强烈。它采用“水舞台”的设计,配合升降悬浮板等,形成刚柔并济的形式与内涵。人物时常被生活“拖泥带水”,但更多的时候是“劈波斩浪”。水至柔,如人心。但水汇聚,就成为浪潮,如革命浪潮席卷社会、涤荡心灵。革命的坚与柔,都体现在水的呈现上。

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这部剧目,在

创作初期就组织演职人员时常赴龙华烈士陵园采风,深入研读史料,融入了烈士的师生情、姐妹情、革命理想等,赋予历史人物与当代青年共鸣的视角。此前,西岸大剧院还上演了原创民族歌剧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展现田汉、聂耳等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奋斗历程——左联的人物、故事,在同一剧院“接续”上演,凸显了如今未必人人熟知的历史——上海是“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中心”。

本报记者 朱光

廖昌永在意大利唱响中国艺术歌曲

『千言万语不如清唱一句』

拥有212年历史的意大利科莫歌剧院,日前迎来2024—2025年春季演出季收官音乐会——上海音乐学院院长、男中音歌唱家、声乐教育家廖昌永携手世界声乐合作钢琴艺术家哈特穆特·霍尔,带来“中国之春:廖昌永与哈特穆特·霍尔中国艺术歌曲音乐会”(见下图)。

科莫歌剧院是意大利北部最古老、最具影响力的歌剧院之一,也被称为“小斯卡拉歌剧院”。这场精心策划的演出,将16首中国艺术歌曲化作流动的东方画卷,廖昌永醇厚的男中音与霍尔的钢琴交融,为观众献上一场跨越中西方文明的音乐对话。

作为古典音乐中一颗璀璨的明珠,艺术歌曲在欧洲已有近千年的历史。2021年,廖昌永与哈特穆特·霍尔联合编著的《玫瑰三愿:中国艺术歌曲16首》,由全球最古老的音乐出版社——德国大熊出版社出版发行,是中国古诗词谱曲的艺术歌曲首次以中、德、英三种语言在国外出版。两人在科莫歌剧院联袂上演的正是这16首中国艺术歌曲。

从激情高亢、起承转合再到柔情婉转的低吟,中国艺术歌曲的神韵和精髓令人心动。每曲唱毕,科莫歌剧院内掌声热烈。临近尾声时,应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,廖昌永返场演唱黄自的《思乡》和多尼采蒂的《我要建一座宫殿》,以精妙的文化互鉴为这场音乐对话写下完美注脚。

“千言万语不如清唱一句。”廖昌永说,“外国观众虽然不一定能听懂中文,但却能被中国艺术歌曲独有的韵味和深厚的情感所打动。音乐家在舞台上的表演更是与观众交流的过程,满怀深情地演唱,就会收获观众真诚的反馈,这样的音乐传递出的真善美总是能够穿过时空、越过山海,唤起人们的心灵共鸣。”

哈特穆特·霍尔表示:“这些年,通过中国艺术歌曲的国际推广,欧洲的观众对中国音乐艺术的过去与当下有了了解,对用中国的美丽语言所讲述的人类共同的悲喜深感震撼和共鸣,这就是音乐这座人类文化和精神桥梁的作用和意义所在。”

除了当晚的音乐会之外,廖昌永此行还与上音师生走进在国际音乐界享有盛誉的意大利“加拉拉泰普契尼音乐学院”校园,通过大师班、讲座等活动,与当地学子、观众面对面交流音乐与传播中国文化的感悟。 本报记者 朱渊



扫码看视频

无论戎装还是戏装 不变男儿豪情万丈

——记《越动青春》中的越剧男小生



▲ 张杨凯男



► 冯军

血,他心中满是不舍。在外尝试了话剧、网剧等不同领域的艺术后,他最终还是决定回归初心。“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唯有扎实练好基本功,把戏唱好,才是成为优秀越剧演员的正道。”冯军说。

子随父业

“越剧不能啃老!”张杨凯男在《越动青春》的舞台上说。曾经,张杨凯男的爸爸也是浙江新昌县当地越剧团的一名演员,不过,在他出生前剧团就解散了,爸爸也不再唱戏了。凯男遗传了爸爸的文艺细胞,凭借清亮的歌喉顺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。妈妈得知儿子要去学越剧,说:“这可是很苦的啊!”爸爸没有阻拦,眼里好像有光。

“人家说唱戏练功很苦,我一点也不怕身体上的苦。我怕的是精神上的苦,有的戏演得不到位,不让自己满意,不让老师满意,我就浑身难受。”张杨凯男说。大四时,他在巴金名作《家》中饰演主角高觉新,那一刻,他仿佛与角色融为一体,这让他从此对越剧再也割舍不下。毕业进入专业院团,张杨凯男还是跟从前一样,不怕练功苦,就怕戏不好。不久前,在排练《何文秀》时,赵志刚作指导,张杨凯男觉得表演过不了自己这一关,在练功房崩溃落泪。但擦干眼泪,他继续出发。在《舞台姐妹》这出戏中,他首次挑战反派角色唐经理,这一突破让他欣喜不已。他说:“以往总演苦情忧郁的角色,和我的个性有点像。这次演反派,在舞台上能释放不一样的自己,做了自己很多平时不敢做的事情。”

男生演越剧,张杨凯男觉得自有一股阳刚之气,尤其是近现代现实题材和古装武戏,更能展现男性的力量与风采。此次参加《越动青春》,他将流行音乐元素与越剧巧妙融合,还编排了带有越剧元素的音乐剧小品。他不仅在舞台上践行创新,还在网络上与一群专业音乐人携手,创作了许多与越剧相关的作品。“我想打破观众对越剧的固有印象,让大家知道越剧是充满趣味与活力的艺术。”他说。

本报记者 吴翔

回归初心

和很多男孩一样,冯军从小活泼好动。一次,由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越剧院联合创办的越剧中专班来校招生,他前去应试,没想到顺利考上。妈妈说:“去试试也好!”这一试,就是快20年。

毕业后他顺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,本科在读时,他看到学校武装部发布的征兵通告,便决定报名参军。“只有亲身经历过,才能真正了解军人是什么样的。”冯军说。

在部队的那些年,他一边磨炼自己,一边在文工团里发挥艺术专长。退伍归来,冯军面临诸多选择,他可以开启新的道路,不必再回到越剧舞台。但回想起曾经在越剧上付出的无数心